

白帝青后系列

蕭瑟武俠精品系列
太白文艺出版社

白帝青后

上



白帝青后

金鷹擎天錄

龍騰九萬里

落星追魂

神劍射日

巨劍回龍

昆崙秘府

大漠鵬程

碧眼金雕

狂風沙

武林霸主

大澤龍蛇傳

追云搏電錄

淬劍練神

青衣修羅傳

I248

2
(1)

后青帝白

上

白帝青帝系列



太白文艺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少林伏虎罗汉圆明大师奉命调查一件有关少林跟武当之间交恶关系的大事，获得极有价值的线索，密藏在念珠里，匆匆赶回嵩山复命。

谁料回归途中，在一座破败荒凉的废庙里避雨时，却遭到一俏美女子史怜珠的暗算。圆明大师武功尽失，念珠被窃，而且误服春药，欲火如潮，眼看一身苦修付诸东流……

急危时刻，江湖奇士红衫金剑客凌千羽飞马赶到，他从圆明大师口中获悉那串念珠关系到武林中一场前所未有的大阴谋，务必追回交给少林掌座。

那个神秘女子史怜珠到底是何来历？仗义行侠的凌千羽能否不负圆明大师临终托付，追回那串关系重大的念珠？

凌千羽以帝后宫“神剑回龙”和“平步青云”无上绝艺，杀出一条血路，逃出重围，被官宦世家千金赵玉莲所救。惺惺相惜中，两人渐生情愫。

不料天真妖美的赵玉莲竟是神女宫青后的高徒。凌千羽由此了解到他的父亲凌雨苍是帝后宫第三代弟子，由于不知的原因被远逼天山，退隐江湖，而他的生身母亲到底是谁，仍是一个悬世之谜。

目 录

第 一 章	玉手引龙	(1)
第 二 章	重重诡秘	(25)
第 三 章	青后门下	(47)
第 四 章	落魂剑法	(71)
第 五 章	剑罡破空	(92)
第 六 章	飞龙镖局	(114)
第 七 章	慑魂大法	(140)
第 八 章	白帝祝寿	(174)
第 九 章	青后之秘	(197)
第 十 章	降龙罗汉	(219)
第十一章	欲盖弥彰	(246)
第十二章	武林秘密	(269)
第十三章	神剑回龙	(293)

第一章 玉手引龙

乌云密布，山风急劲，大地一片灰黯，眼见一场大雷雨就会降临。

这时，有一个身穿灰衣的中年僧人，从山道的那头匆匆地行了过来。

他不时抬起头来望了望浓云转移的天空，奔行的速度也愈来愈快，显然，他想趁大雨未来之前，找到一个避雨的所在。

但在这条山路的附近，除了几丛荆棘之外，放眼远眺，全是一片连绵不绝的丘陵，红的土壤上只有突出的巨石，连草地都很少，更别说房舍了。

所以这个中年僧人心急之下，提着袍角，竭尽全力地放势飞奔。山风吹起了他的僧袍，使得他整个人就像腾空飞行一样。

大约奔出了一里多路，他已连续越过了十多个小丘，换了一口真气，急驰的身形渐渐慢了下来。

他的脚步稍缓，天空中电光乍闪，霹雳骤发，黄豆大的雨点已急洒下来，顿时把他全身淋透。

这个中年僧人脸上浮起一股莫可奈何的神色，穿着湿透了

的僧衣，缓缓向前奔去。

他原先尽力奔跑，本想能避过这阵雷雨，至今既已全身湿透，反而倒不急了。

大雨倾盆而下，从他的光头上流泻进脖子里，从身上滑过，给人一种舒适之极的感觉，他似乎觉得自己已跟天地融汇一起，就像一株小草，一个石块样，与宇宙的运行产生一种密切的关系。

他本是少林的高僧，掌门座下八大罗汉之一的伏虎罗汉，不但佛法精深，武功的造诣也很高，至今在这漫天大雨里，心中突有所悟，顿时便想盘坐下来，以本身的智慧，领悟出这种天人合一的至理。

哪知他的身形刚刚一停，空中闪过一阵电光，照彻了四周的昏黯，他的视线所及，竟然看到了不远处的一座山丘下似乎矗立着一座小庙。

他只看清楚了一个大概的轮廓，四周又是一黯，极目之处，仍然是千万条水帘。

心中微微迟疑一下，使他想起了自己此行所负的任务，若非是他急于赶回少林寺，也不会走这条近路，恰好赶上这场大雨，弄得满身湿透……

思绪就是这么一乱，刚从心中萌起的那个感悟，便又似方才天空闪烁的电光，消失得无影无踪，再也想不起来了。

他暗暗地叹了口气，知道自己一时没有把握住机会，以全副精神放在心智的领悟上，致使武功的进境仍然停滞在原先的境界，不能更进一步，将不晓得要到何年何月才能再得到这个机会了。

这丝懊丧的情绪刚一泛起，他立刻便将之拂开，迈起大步，朝右侧急奔而去。

刚刚奔出数丈，一道耀眼的电光闪过空际，伏虎罗汉已发现那座小庙就在前面不远。这匆匆的一瞥，使他看到了庙前半塌的红墙和斜飞入空的一角檐口。

他提起一口真气，接连三个起落，越过半截断墙，已奔上了石阶。

方才他在远处，凭着闪电的光亮，看到这座小庙颓倒的情形，已知庙里不会有僧侣，如今这一走近，发现山门枯朽，庙墙破毁，连地上的青石都斑驳破裂，可见已经荒废多年了。

他抖了抖衣裳，探首向庙里望去，只见屋顶都已洞穿了数处，雨水从漏洞流下，庙里也找不到几块干地。

伏虎罗汉缓步行了进去，藉着从屋顶破洞里漏下来的微光，看到了神龛已七歪八倒、破败零落的神像，微微地叹了口气，走过去把还是完整的神像扶了起来摆好，又合掌祈祷了一会儿，这才转身走到角落的一块干地上坐了下来。

雨声哗啦哗啦下个不停，看这个情形，可能几个时辰里，雨都不会停住，伏虎罗汉圆明全身透湿，觉得有些不舒服，于是他又站了起来，准备找点燃火之物起个火堆烘烘衣服。

他的运气总算不错，在殿后的一间屋里，发现堆着的几捆干柴和一个破灶。

以前住在这里的僧人，不知什么原因离此而去，灶屋里还留着半缸糙米，不过那些糙米也都生霉了。

伏虎罗汉找了半天，总算找到了一个裂口的瓦罐，他抱了一捆柴回到了神殿上，费了半盏茶的工夫，生起了一堆火，然后洗净瓦罐，盛了一罐水架在火上，这才盘膝坐了下来。

他脱去了外袍，顺手放在旁边的柴堆上，准备吃完干粮之后，再来烘干衣裳，因为他昨晚投宿临汝镇，今天五更便起程赶路，除了在镇上吃了几个馒头，直到现在，一直都没吃东西，也感觉有些饿了。

他伸手在怀里掏出油纸包的干粮，望着洞开的山门外那有似密网样的雨帘，自言自语道：“现在大概已经是未时了……”

这句话刚一出口，他只见雨帘里突然出现一条人影，朝小庙奔了过来。

由于那人身穿一袭白衣，以致伏虎罗汉圆明这么锐利的眼力，也都没有趁早发现，等他看清楚那是一个女人时，她已奔上了庙前的石阶。

那个白衣女子用衣袖遮着头在雨里行走，她一踏上石阶，娇呼了一声，垂下双袖，甩动了一下。

圆明大师看得真切，只见她全身上下都淋得透湿，白色的罗衣紧贴在身上，还在不住地滴水。

他的视线在她的身上一闪而过，立即便转移开去，赶紧把脱下的外衣，又穿了起来。

敢情那个白衣女子，不但年纪很轻，并且长得非常美丽，娟秀的脸庞上沾濡着雨水，有似出水白莲样，使人看了禁不住浮起一股怜爱的感情。

尤其她与众不同的是，她根本没有在胸前束扎布巾，只穿了一件绿色的兜肚，由于衣衫透湿，贴在身上，她那丰隆的前胸，也就更加突出地浮现出来。

此刻若是换了一个别人，看到这种情景，只怕心神动摇，眼目晕迷，眼珠子都会跳出来了。

然而圆明大师到底是佛门高弟，他在一瞥之下，立刻便转身过去，甚而把脱下的衣衫，又穿了回去。

那个白衣少女抖了抖身上的衣服，又用手抹了一把脸，这才发现庙里已经燃起一堆火，有一个中年僧人坐在那儿烤火。

她的脸上浮起一丝微笑，嘴里却陡地发出一声惊叫，赶紧用双手抱住胸前。

圆明大师一听惊叫之声，自然而然地回过头去，当他看到那白衣少女满脸惊悸之色，双手抱紧胸部的慌张情景，赶紧又

转过头来。

他立了起来，干咳一声道：“这位姑娘，外面风雨交加，你全身都已湿透，小心着凉，还是请入内烤火……”

说话之时，他已带着那包干粮转身向里面行去。

在这荒郊野外，一个少女为了避雨来到这儿，他虽是空门弟子，也得避避嫌疑。

所以他只好把大殿让出来，给那少女避雨烤火，自己准备到灶间去另外再生起一堆火。

哪知他刚行出数步，却已听得那个白衣少女娇声道：“这位大师请留步。”

圆明大师脚步一顿，道：“女施主尚有什么吩咐？”

白衣少女缓缓走进庙里，目光在殿里一闪，道：“师父，你便是庙里的住持？”

圆明大师没有回头，不过他从那少女的语气里，可以听出她似是非常诧异。

他摇摇头道：“贫僧亦是避雨来此！”

白衣少女道：“哦！这就是了，怪不得奴家每次经过这儿都没看见有人，怎么这一次……”

她的话声一顿，道：“师父，你要到哪里去？”

圆明大师道：“后面尚有一间灶房，贫僧准备到那儿避雨！”

“啊！”白衣少女轻呼一声道：“师父，这如何使得？火堆是你生起的，为了我……”

“这个无妨，”圆明大师道：“贫僧到灶房去再生个火便是，好在里面还有干柴。”

白衣少女道：“师父，你这样做，奴家心里不安，还是请你留在这儿一起烤火！”

她没等圆明大师说话，又道：“师父，你是出家人，这儿又

是观音庙，奴家非常放心，何况奴家一人在此，若是再遇到人闯了进来，奴家如何是好？”

圆明大师低声宣了个佛号道：“阿弥陀佛，女施主说得极是，贫僧失虑了。”

他转过身来，只见那白衣少女拉直了罗衣，不像刚才一进庙时衣衫紧贴身上的狼狈样了。

他走到火旁边，道：“女施主，你请坐吧，火里贫僧还烧了一罐水，等到水开了，贫僧冲点茶给你喝，也好驱驱寒！”

白衣少女在柴堆上坐了下来，微一衿衿道：“谢谢师父了。”

她那姣美的脸庞映着跳跃不定的火光，如同敷上一层胭脂似的，格外动人，但是圆明大师在盘膝坐下之后，一直没有多望她一眼，仿佛她根本不存在。

白衣少女默默地解开了发髻，让长长的黑发披散下来，然后跟拧衣服一样，把头发里的水拧出来。

她用那双白皙的小手抖动着长发，不时偷偷地用眼睛瞟着圆明大师，当她见到他解开油纸包，露出里面包的馒头小菜时，突然问道：“师父，你还没吃午饭？”

圆明大师应了一声，道：“贫僧急于赶路，直到现在才……”

“师父！”白衣少女道：“你是要到嵩山去？”

圆明大师嗯了一声，眼中露出警惕之色。

白衣少女继续道：“奴家一看师父你，便知道是得道的高僧，这远近数百里，除了嵩山少林寺之外，别的地方……”

她说到这里，见到圆明大师眼中射出闪亮的光芒，不由微微一愣，道：“师父，有什么不对吗？”

圆明大师看不出来这个天真无邪，美如天仙的白衣少女会不会武功，眼神一敛，合掌道：“阿弥陀佛，多谢女施主的夸

奖。”

白衣少女似乎有些受惊，点了点头，没有说话。

圆明大师看到她那变幻的神色，暗忖：“这个女子虽然看似天真，但是从她的言语之间可以看出绝非村野之人，会不会跟贫僧在前两天遇见的那些神秘客是同一个来路？我得要小心点才是！”

意念电闪而过，他面色和蔼地问道：“女施主，你就住在附近？”

“嗯！”白衣少女道：“奴家就住在前面的罗村，那里大半都是姓罗的，可是我却姓史。”

圆明大师道：“哦！”

白衣少女解释道：“我叫史怜珠，家父在汝州城里做生意，我是跟外婆住在一起，昨天我到表哥家去玩，结果他……”

她的脸上一红，道：“奴家一气之下，就一个人跑回家了，没想到遇上这阵大雨！”

圆明大师颌首道：“哦！原来是这样！”

他说到这里，罐里的水发出一阵噤噤声响，已经溢了出来。

史怜珠惊呼道：“啊！水开了。”

她伸出手去，要把瓦罐拿开，却被水气烫了一下，又赶紧把手缩了回来。

圆明大师把瓦罐从火堆里拿了出来，关切地问道：“史姑娘，你的手没烫到吧？”

史怜珠羞怯地一笑道：“还好！”

圆明大师望着她那纯真的笑容，暗忖：“或许是我多疑了，她决不会跟那些神秘客一伙，我们在这儿遇上，只是巧合而已……”

他这次奉着命令到南阳去调查一件有关少林跟武当之间的

大事，获得极有价值的线索，这条线索足可使目前武当与少林之间的交恶关系缓和下来。

然而从他赶回少林的头一天开始，他便遭到无数次的暗中攻击，所幸他武功高强，机智绝伦，而那些神秘客也不愿公开地将他杀死，因此他才能屡历惊险，终而安全地到达这儿。

估计他只要再赶一天路，在明天午后之前，便可到达登封县城，到了那里，他便不必担心了。

许多意念在他的心底一闪而过，他已取下了自己携带的铜钵，又从怀里掏出一个小瓶，倒出一些茶叶，很熟练地冲泡起来。

史怜珠似乎颇为惊奇他随身携带茶叶，笑问道：“师父，你很喜欢喝茶？”

圆明大师微笑道：“嗯！贫僧生平只喜欢两样东西，一是佛经典籍，一是品尝茗茶，所以随身都带有铜钵茶叶。来，女施主，你尝尝看！”

他把泡好的茶，倒回一半在瓦罐里，将自己的铜钵递了过去。

史怜珠道了一声谢，捧起铜钵喝了一口，赞赏道：“啊！真香。”然后将铜钵还给圆明。

圆明大师尝了两口，皱起眉来，史怜珠的眼中掠过一丝异采，问道：“师父，你这茶叶是哪里买的？我有生以来从没喝过这么好的茶。”

圆明大师又喝了一口，似乎想到什么，微微一笑，问道：“史姑娘，你跟山西阴家有什么关系？”

史姑娘睁大了眼睛，诧异地问道：“大师，你在说什么，奴家不明白。”

圆明大师道：“江湖上除了阴家的十日酥之外，没有第二种

药物会如此霸道。”

史怜珠摇头道：“大师父，奴家不懂你说些什么？”

她展颜一笑，道：“湿衣穿在身上真难受，师父，我得宽宽衣！”

圆明大师还没说话，已见她把外衣脱去，露出里面穿的绿色肚兜和光滑的肩臂。

他根本没有考虑什么，只是出自本能地转过头去。

史怜珠解卸衣衫，就是等待这个机会，她一见圆明大师侧首转开，身躯一长，掠过火堆，素手扬处，五指有如开瓣的兰花，朝圆明大师的背心抓去。

她的动作极快，但是圆明大师更是迅如电掣一般，在她五指拂出的一刹，盘坐的姿势不变，已移开数尺，曲起手肘往后急撞而去。

史怜珠没料到对方应变如此之速，她一抓落空，已见到圆明大师曲肘撞来。

那一肘来势之快，真是她一生之罕见，但她知道这并不是少林的绝艺，而是圆明大师在迫不得已所发出的应变之招，力道的运用，一定有所不逮。

她深吸口气，化抓为掌，迎着撞来的一肘，疾拍而下。

只听“啪”地一声沉响，史怜珠的掌根一麻，被对方手肘上传来的一股大力撞得身躯震飞而起。

圆明大师那硕壮的身躯，藉着这一肘之力，倏然扭旋而起，飞身朝史怜珠扑去。

史怜珠料想不到圆明大师在服下秘制的阴家十日酥之后，还有如此威势，花容不禁有些失色，反手一挥，十几点银光从指间疾射而出。

她使出银针飞花之技，只不过想要阻挡一下对方那凶猛的

来势，给自己留下一个游斗的机会，她估计以圆明大师的一身功力，不到半个时辰，药性便会发作，到那时他手足酥软，再也无法反抗了。

圆明大师身为少林护法八大罗汉之一，不但武功高强，江湖阅历也很丰富，他在中了暗算之后，立刻运起一股真力，把药性压制下去。

他深知自己一定要在最快的速度下，把史怜珠擒住，逼出十日酥的解药，否则药性发作之后，后果就不堪设想，除非不得已，他是不会痛下杀手。

然而这个意念刚一萌起，便见到漫空银针疾射而来，在火光的辉映之下，银光闪闪，簇簇相结，竟然像是一朵大花被一只无形的手托着一样，煞是美丽。

他的脸色微变，双臂微一用力，硕壮的身躯陡然急坠而下。

当他的双脚踏实在地面时，他左手一曲，右手握拳，猛地一声大吼，直捣而去。

但听拳风急啸，破空涌出，那蓬银针距离他尚有数尺之远，已被无形的劲力悉数击落。

拳风汹涌，有似江河倾注，霹雳横飞，那等威猛之势，真是罕得一见。

史怜珠面色一变，惊呼道：“百步神拳！”

不容她多加考虑，她那窈窕的身躯急旋而起，双手挥划，斜斜往外一扬。

说也奇怪，圆明大师发出的百步神拳，那等强劲威猛的拳力，竟然被她这美妙的一划一扬，拉动了转变方向，斜斜朝右攻去。

“嘭”地一声巨响，墙崩土裂，泥飞灰扬，那堵庙壁已被这股强猛的拳力击倒，屋顶上格格一阵声响，落下了无数的碎土

瓦片。

圆明大师骇然色变，脱口道：“引龙手，你是乐家的……”

史怜珠在施出那手奥秘的功夫之后，面色也是大变，仿佛犯了什么大错似的，全身一震，娇叱声里，飞身急扑过来，指掌平飞，连发七招，招招都是奥秘之极的杀手，显然要置对方于死地。

这时圆明大师却好似有什么顾忌，眼见对方急攻而来，反而采取守势，竭尽一身之能，化解那一轮强攻。

史怜珠出手毒辣，招式奇奥，根本没有顾忌对方已是相让，下手奇重，硬想在数招之内杀死对方。

若非圆明大师精通少林十种绝艺，再加上内力深厚，经验丰富，等不到体内的十日酥药力发作，便将死于对方素手之下。

转眼之间，史怜珠发出的七招已完，她的攻势一顿，换了口真气，又准备再度出手。

就在她身形稍挫之际，圆明大师眼放精光，沉喝道：“史姑娘，请住手。”

他单掌架在胸前，撤身后退五步，凝目注视着史怜珠，沉声道：“史姑娘，你跟中原乐家是什么关系？”

史怜珠冷笑道：“我可不认得什么乐家不乐家！”

圆明大师道：“那么你是川西唐门的弟子了？”

史怜珠不屑地道：“川西唐门又算得了什么！”

圆明大师听她这么一说，深为骇异，不知史怜珠到底是什么来历。

敢情她方才在水里所下的十日酥，乃是江湖上以医术及火器著名的山西阴家独传之药物。

至于她所使出的银针飞花之技，则是以毒药暗器成名武林达数十年的四川唐门的绝技。

那四川唐门的暗器功夫，独步武林，一向都是不传外人，因此圆明大师怀疑史怜珠根本不姓史，而是姓唐。

但是等他看到了史怜珠使出名震武林的“引龙手”之后，他又不知道史怜珠到底是谁了。

因为这“引龙手”绝技，乃是当年武林第一奇人仁心圣剑乐无极的独门绝艺。

乐无极在五十年前，以九招“仁心剑”和“引龙手”绝艺，配合着“天机七巧步”，行走江湖，博得赫赫威名，声望还在九大门派之上，受着天下武林之共钦，无论黑白两道的高手，一提起他来，都是敬佩有加。

他之所以有如此高的威望，武功高强，没有敌手固然是一个原因，最主要的还是他的道德高超，心地仁慈，一生之中从未杀过一个人，无论再是大奸大恶之徒，遇上了他，都可以逃得一条生路。

他成名武林三十多年，受他感化而痛改前非的邪道恶人不计其数，经过他排解的武林纠纷更是不知多少，因此当他在开封定居之后，武林正邪两道的首脑曾联合送了一块“中原第一家”的大匾，悬挂在仁心庄的大门上，约定从此之后，无论是谁打庄前经过，都得下马停车，以表敬意。

乐无极一生为武林的和平而尽力，然而他的后代却都遭遇极惨，除了两个儿子早死之外，连三个孙子都在不满三十便遭杀害。

如今整个仁心庄里除了年高七十有余的乐无极之外，家里的男子只有他未满十岁的重孙，此外全是几个寡妇和一些杂役下人了。

由于乐无极一生忙着为人排解纠纷，所以除了他的儿子之外，他根本无暇收徒，他的一身绝艺也等于没有传给外人。

是以当圆明大师见到史怜珠施出“引龙手”之后，惟恐她是中原第一家的人，这才在面对她的一轮强攻之时，一直采取守势，不愿伤害到她。

可是等到史怜珠连续七招之后，圆明大师又发现她的武功极为歹毒，完全不像乐家所嫡传的武技。

他见到史怜珠身怀如此博杂的武功，深为骇异，本想问清楚对方的来历，岂知她不但否认是中原乐家的人，并且还鄙视川西唐门，显得一副莫测高深的样子。

圆明大师脑海里不知转过了多少的念头，但是陡然他发现自己体内的十日酥药力似乎已经渐渐弥漫开来，全身有种懒洋洋的感觉。

他心头一颤，晓得自己若不趁药性发作之前将史怜珠擒住，等一会儿受制于人，不知将要落到何等下场。

他沉声道：“史姑娘，那么你是……”

他故意把话拉长，史怜珠果然接下去道：“你不需问我的来历，我……”

圆明大师没等她把话说完，脚下一滑，电闪而去，手腕乍翻，扣住了她的脉门。

史怜珠的武功博而不纯，无论经验与功力都较之圆明大师差得太多，加上她没有提防到对方会猝然发难，以致来不及闪躲去，右手腕脉已被扣住。

她脸色一变，赶忙用劲一挣，却觉得手腕好似上了一道铁箍，稍一用力，整条右臂都已麻木。

圆明大师左手一伸，闭住了她的穴道，顺手把她放开，道：“史姑娘，你先把衣服穿上。”

史怜珠连试两下，发现一口真气再也提不上来，她只得死了这条心，默默地把地上的衣服拾起穿好。